

目錄

一、睜眼

二、溫度

三、步伐

四、休止符

五、蔓延

六、依賴 — 成長的第一步 —

## 一、睜眼

——伴隨著輕柔的，讓人感到害怕的笑意，我聽到了人群驚慌叫喊的聲音，還有一震刺耳的機器聲。

——滴、滴、滴、滴、滴、滴、滴、滴、滴、滴、滴、滴……

甫睜開眼，我眼前所見，是碧綠如茵的參天大樹，和淺灰色的天空。

這裡，是哪裡？我為什麼又會躺在這——？支起自己的身體，掃視身畔，卻全是，一片陌生。

有些害怕於這樣的陌生。

還有，全然空白的記憶。

我所擁有的，就只有自己的名字，以及——這個地方的名字。

夜琰，我的名字；ZERO，此處之名。

我甚至不知道，這是不是我的全名，還是我的姓氏就只有這樣，或者，我「只」擁有名字。

充滿困惑與疑慮，卻也只能往前走。

走過安靜的街道，這城鎮，寂靜的宛若死城，但，卻又不是。

惴惴不安的，打量這裡，杳無人煙。

但是，花店的鮮花卻仍沾著露水，麵包店卻飄出屬於麵粉的香氣，餐廳卻有新鮮、熱騰騰的精緻菜色。

「……這裡，到底是怎麼了？」

一切，都自然的仿若本該如此，卻又奇異的有一種不協調感。

經過樂器行前，我不自覺地走了進去，拿起放在展示櫃裡的小提琴，如同捧著最重要的東西那般，將其托在手上。

手指滑過琴弦、琴弓。

一切的一切，既熟悉，卻又令我感到陌生。

這樣子，真的很可怕。

「我如今擁有的，還有什麼？」

退了一步、兩步，環視這空間內的樂器，我突然發現，低音大提琴、大提琴、中音提琴到小提琴，我竟是，都明明白白地知道如何去拉奏。

甚至連放在正中央的白色演奏琴抑是如此。

正當迷茫，我聽見了，來自某個方向的鐘聲，十三下的鐘聲結束，我卻奇異的不再害怕。

安心的在這裡活下去，可以嗎？

我想，我能做到吧。

握著琴頭的手，微微收緊，架到肩膀上，平和的旋律流淌於樂器行之中，漸漸地，心緒也平和了。

## 二、溫度

夜琰一如往常的，信步走於街上，來到這裡之後，便沒有什麼事情可做，這讓他時常不知道要幹什麼好，就只有在這附近晃晃，走走，看能找到什麼新鮮的事情。

遊樂園。

.....沒什麼興趣。

百貨公司。

.....衣服已經夠穿了。

圖書館。

.....今天天氣不錯，還是繼續優晃吧。

青年就這樣，走過一個又一個景點，早晨的陽光灑落在身上，並不令人感到燠熱，而是暖洋洋的，很放鬆。

銀白色的頭髮在陽光之下，光影的折射，在他看到櫥窗的一瞬間，愣神，彷彿方才的自己，頭髮被染上了陽光的色彩，是淺淺的金，眨眨眼，又回到原來的樣子了。

「錯覺吧？」青年自語著，很快的就將這件事情拋掉。

夜琰走於樹蔭下，透過葉隙灑下的光點，隨著風兒搖動，就像是發光的寶石一樣，他靜靜地抬頭，那些光點耀目不已。

不知道，何時會迎來冬季？夜琰閉上眼，髮梢隨著風的吹拂而動，少年的眼神在睜開時，無比淡漠，彷彿響起了什麼。

冬季，給人的感覺總是蕭瑟而寂寥的。

萬物沉寂，為了春季的生機蓬勃而攢著力量。

當然，人類除外。人類一年四季，從不停歇地在這個世界上行走著。

怕冷也好、不怕冷也好.....

夜琰很討厭冬天，因為他的身體很差，時常一到冬天，就必須在床上躺個十天半月的，這使得兄長和父母們總是很擔心。

十六歲的冬天，少年被病魔打倒，好幾日都沒有上學，終於令戀人的焦慮達到最高點。

「咳……我沒事，過幾天就好了。」夜琰躺在床上，總是蒼白的臉因為發燒而紅的不自然，雙眼幾乎無神，但他還是努力睜開眼睛，看著來探訪自己的季軒。

「你在說什麼！身為你的直屬學長兼——」戀人。季軒將後面那兩字壓到只有氣音，生怕被夜琰的母親聽到，接著又道：「這幾天的課堂落下了，我順便幫你的同學送筆記給你！」

夜琰聞言，露出淺淺的笑容，看著有著各式筆跡但卻整理得乾淨俐落的筆記本，他的那些同學們總是很照顧他。

「謝謝你，學長。」夜琰雖然已經燒到腦袋都快暈了，但還是記得在家裡，不能亂喊。

「真是的，快點好起來啦！」季軒無奈，一雙溫柔的墨色眸子，映滿了對年幼戀人的擔憂。

夜琰嘟著嘴，帶著點孩子氣，「我也想啊！」

季軒苦笑，坐在床沿的他傾身，將自己的額頭碰上戀人的，「我是說真的。」

相較於自己的高熱，夜琰藉由對方感受到微涼，只是眯起眼，輕輕嗯了聲。

「……」夜琰唇畔掛著苦笑，眼淚一串串的落下來。

季軒，我好想你。

他蹲在街上，抱著自己的身體，不能抑制的，落著眼淚。

### 三、步伐

為了追上他人而努力邁出步伐。

為了不被遺忘、為了不被拋下。

我總是勉強著自己。

不停地拉琴、不停地彈奏、不停地閱讀，沒有一項落下。

直到一日，身體總算發出最嚴重的抗議。

在我失去意識前，我看到了學長驚慌失措的臉，「學弟！」然後，我失去了意識，一切被黑暗所壟罩。

在昏倒之後，我似乎夢到了黑暗、水的聲音、和一直往下沉的感覺，光亮一點一滴的消失，最後，只有黑暗與孤獨壟罩了我。

就像被丟下那樣，為了不如此，我努力著前進。

不管怎麼努力地往上，卻還是被拉到海底。

「我說，這樣下去不行啊小軒，你要勸勸他。」男人的聲音似乎是很煩惱，隱隱約約的，我聽到了對話。

「我知道啊校醫，可是……」

「你後天要出國一個月對吧？快搞定吧，他是你的直屬吧，總該會多多少少聽你的話？」

話題只到我醒來為止，校醫站起身，拍拍我的頭，說了聲還有工作，就先行離去了。

「你身體已經夠差了，你還這樣搞！」第一次，我看到這個總是溫和的學長憤怒的樣子。

「這是我對自己的期望，我想要進步啊。」

對不起，我說謊了，這是母親的期望。

「誰叫我生在這樣的家族。」我無所謂地笑著，「這也是沒辦法的啊。」

其實我，只是不想被丟下而已。

我只剩下名為音樂的才能了。

季軒無奈扶額，苦笑著回答：「那你也不能這樣啊，你的身體已經撐不住了。」

「還有，我要兌現承諾啊。」我虛弱的聲音，讓我自己都不忍聽下去。

為了兌現承諾，我必須讓現在的能力推進。

「什麼？」季軒一臉莫名其妙，「你是說共同演出嗎？那個不及吧，總有一天會一起合奏的啊！」

「我想要盡早達成啊！」

我怕我被你丟下，那一天不會到來。

「我會等你！不管多久。」季軒抬手揉揉我的頭，「所以不要著急，先把身體顧好再說吧。」

「但是我必須前進才行啊。」拳頭握緊，「我必須如此。」確認般的，如此低語。

「真拿你沒辦法……我之後出國，看來要每天抽時間盯你。」

「……才不管你呢。」

可是我卻已經，感到疲倦。

可不可以不要丟下我、可不可以……

——不要遺忘我？

#### 四、休止符

雨很大。

我和季軒邊聊天，邊往家裡走。

一切都一如往常。

「哼哼，你看看你，再不運動啊！走沒幾步路就喘成這樣！」走在上坡，季軒見我已經露出些許疲態，邊半責備半調侃邊伸出手，將我拉著往上走。

「我已經很努力了！」我無奈的抗議著，卻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身體確實很差。

虛弱到一種，異常。

季軒回過頭，好氣又好笑的回答：「是是是！」他覆而回過頭，繼續拉著我往前走。

「嗯——再過馬路，就到了呢。」我們並肩站在馬路上，季軒看著紅燈倒數的數字，笑著說道。

「嗯，我總想著如果我家不要住山坡就好了。」我嘆口氣，哀怨的說著，「下山還好，但上來真心痛苦。」

季軒揉揉我的頭頂，哭笑不得，「就當運動，好好加油吧。」

「唔。」我癢癢嘴，塌下肩膀，有氣無力的應著。

聊天的時間裡，交通號誌也換了，屬於行人的通行綠色亮起，我們邊聊天，邊往前走。

突然，一台車疾駛而來的聲音突兀的響起，再接下來，是季軒呼喚我的聲音。



「琰！」伴隨著這聲音，我被往後推開，接著，季軒那把灰藍色的傘往天上飛去，溫熱的液體也隨之潑灑到我臉上。

我只能怔愣著，坐在地上，看著最喜歡的人，躺倒在地上，艷如紅薔薇的血液，灑落地面。

呆滯的，往前爬，將人抱到懷裡，已經聽不到身邊的喇叭聲和各種尖叫声了。

沒有呼吸了。

就算救護車來了，你也回不來了。

永遠的，失去了，我那生命已經停留在休止符的，最喜歡的人。

## 五、蔓延

注意到的時候，就已經停不下來了。

這種，椎心刺骨的疼痛。

和無邊蔓延的，莫名悲傷。

「玦！如今你還不講實話嗎！我都知道了！你有外遇的這件事情！」

「哼！當初早就說過了，是企業聯姻吧，怎麼，妳自己在外面就沒男人了？」

別吵了。

「哼！那又如何，你可是入贅！主導權可是在我這方！」

「笑話！要不是有我們家撐著，你以為你們家族又能發展成這樣？」

拜託，不要再吵了。

我窩在牆角，想走也走不了，一點力氣都沒有。

爸爸和媽媽的恩愛，是假的。

什麼都.....是假的。

心臟好痛.....痛到快沒有知覺了。

「小琰，來。」一雙有力的手摀住我的耳朵，眼前的是，燁華哥哥。

「父親，母親，要吵請換個地點。」燁藍哥哥的聲音隨後響起。

「你、給我滾出去！你沒看到我和你父親在談事情嗎！」女人的聲音尖銳的讓我只能瑟瑟發抖。

「琰兒在外頭……？」男人的聲音慌張，隨後，我看到一張很急的臉，他捧起我的臉頰，「琰兒，琰兒你還好嗎？」

「夠了父親，讓小琰休息一下吧。」燁華哥哥將我的眼睛遮住，然後將我抱起，離開這個地方。

「燁華哥哥，小琰，會變成沒有爸爸或者沒有媽媽的小孩嗎？」

「不會的，大哥和二哥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的。」哥哥的聲音，溫潤而令人心安。

但我還是……

覺得很難過。

這種感覺遍及全身上下，讓人喘不過氣來。

為什麼……？

## 六、依賴 — 成長的第一步 —

少年坐在準備室裡，穿上了套天藍色的三件式西裝，整個人看起來很不自在，本來就沒怎麼紅潤又白皙的臉顯的蒼白。

「沒想到我居然被逼著上台。」銀髮少年抿著唇，面上滿是不情願。

他才進入音樂學院兩年，正確來說，學音樂的時間縱然超過兩年，但他是沒有踏上舞台表演的這個打算的。

「唉，這也沒辦法，季軒首席居然手指頭受傷了嗎！而且你的直屬學長指定你替代他的位置啊。」青年無奈的笑著，拿梳子將夜琰額前的頭髮往後梳，做了點造型後噴上定型劑。

「可是燁藍哥哥！我很不安……要是我搞砸了怎麼辦？學校一年一度的這個音樂會，居然要一個低年級聲來表演！」夜琰的雙手攢的死緊，連上頭的青筋都能輕易看見。

燁藍見此，伸手將少年的雙手鬆開，他臉上帶著溫和的笑：「別怕別怕，哥哥可是來給你壯膽了呀。」他伸手幫夜琰打上領結，然後站起身端詳了片刻，「嗯不錯，有模有樣了。」

少年惴惴不安的咬著唇，一雙湛藍的眼中凝著忐忑，「大哥不如你代替我吧？」

「小琰，你總要長大，不能一直依賴著哥哥呀！」燁藍無奈的伸手去按住夜琰的下唇阻止他自虐，「更何況，你的練習量從來不輸任何人，演奏也很完美，不用擔心！」

「嗚……」

少年嗚咽了一聲，最後在門外有人敲門通知上台，他看向桌上的小提琴，眼中盡是徬徨。

燁藍見此，輕柔道：「沒事的。」他在少年光潔的額上落下一吻，祝福自己的弟弟，「小琰會在舞台上閃閃發光，成為今天的焦點的！」

「……不、那個還是不了吧。」夜琰突然感到胃疼，他家哥哥偶爾會抽風講出讓他不敢恭維的話。

銀髮少年閉上眼，深吸一口氣，張開雙眼，站起身，走向外，一路往舞台走，筆直而堅定。

說的也是，我也該少依賴點哥哥們了。他給自己打氣，在主持人介紹完之後，踏上舞台。

「這次的小提琴首席是——空夜琰。」

少年身體打的筆直，走到台前，拿著手上的小提琴，照流程與指揮握手，再接著跟所有演奏者向台下的觀眾微微鞠躬，調音，接著，看向指揮。

熟稔於心的旋律於夜琰心中，樂音自他的指尖流淌而出。

完美，沒有任何錯誤的結束演奏，他鬆了口氣，額上也佈了些許的汗珠。

台下的掌聲熱烈，他有些茫然的回過什，看著一雙雙帶著讚賞的眼，少年眨眨眼，最後揚起笑容，在指揮的旨意下，演奏者們站起身，一同鞠躬。

音樂會，完美落幕。

夜琰一離開觀眾視線範圍，就腿軟的跪坐在地，把後面的人嚇了一跳。

「辛苦了，空同學。」指揮是學院的老師，他向少年伸出手，將人拉起來，「今日的演奏很不錯，要繼續加油，我期待你成為新星。」

「.....我、我會努力的！」夜琰停頓了一下，然後認真的回答。

「好！」指揮彎起唇角，然後就要往休息室繼續走，便看到從準備室走出來的燁藍，「喔，這不是藍嗎？真稀奇，你怎麼會來這？」

「陪弟弟來的。」

「弟弟.....？喔對了，空夜琰是你們家的么子對吧。」

「是的，老師。」

「那個孩子，很不錯！」

「這一點，我一直以來都知道。」

青年的臉上是驕傲的笑容。

他的弟弟又成長了，或許沒有他的依賴會有點寂寞，但是.....這是必須的呢。

